

在疫情较重的美国华盛顿州，华盛顿大学于3月6日宣布停课转而采取线上教学的方式。这是疫情在美国暴发以来，第一所采取这种措施的大学。

斯坦福大学从3月9日开始启动了网课，并且取消了4月份新生的访校活动以及所有的校园参观和信息会议。斯坦福大学教务长德雷尔在给校园社区的信中说：“我们了解，这对很多教师来说都是一次很大的调整。但这些行动既有助于减少病毒的传播，也有助于在冬季考试临近时缓解学生们的焦虑。”

3月11日到13日，纽约大学进行了远程授课测试，以此作为疫情期间面授课堂向网络课堂的转换。纽约大学表示，春假结束后，纽约大学将维持远程授课至3月27日，之后是否继续远程授课，校方将另行协商。

据CNN报道，在2009年美国暴发H1N1流感疫情时，大多学校还不具备条件进行网络教学，而如今许多学校已经为每位学生配备了电子设备，可携带回家接受在线教育。

在法国，线上教学也成为许多停课学校的选择。法国政府强调，停课并不意味着学生可以放假，而是希望学生可以在家中继续学习。根据法国教育部提供的信息，法国远程教育中心拥有一套专门的在线教育系统，停课学校的校长及教师需通知学生家长，在远程教育中心在线教育系统注册，为每个学生建立账户，保证学业的正常进行。

这套系统在线授课内容覆盖小学至高中毕业，并且已上线第二、第三季度的学期考试内容。法国教育总署负责人爱德华·杰弗雷表示：“学生可以每日自主在家学习3至4个小时，每周学习5天。”

韩国各大线上教育网站的会员也从2月份开始激增。为保证大学线上授课质量，韩国政府还在推进“大学综合在线学习管理平台”。该平台提供学习内容制作与共享、点名、学习进度查询、教学评价等丰富的教学功能。目前已在江源大学、庆北大学、釜山大学等9所国立大学运行。

随着世界卫生组织宣布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已成为全球“大流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还公布了一系列可以供家长、老师和学生以及学校免费使用的学习应用软件和平台。“虽然因卫生或其他危机而暂时关闭学校并非没有先例，但是目前全球教育中断的规模和速度是空前的，并且如果持续下去，可能会损及受教育权。”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祖莱表示：“我们正面对未知的形势，我们将努力与各国合作，找到高科技、低科技或者不需要使用技术的解决方法来保障学生继续学业。”

值得一提的是，全球“停课不停学”的过程中，中国经验

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推广。3月13日，北京师范大学智慧学习研究院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农村教育研究与培训中心共同发起“教育战疫，停课不停学”国际研讨会，会议邀请了疫情比较严重的十几个国家和地区的学者、企业及国际组织的代表共同在线研讨了如何有效推进“停课不停学”。《弹性教学手册：中国“停课不停学”的经验》在会上发布，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教育信息技术研究所主任展涛表示，这个手册分享了中国在疫情期间实施在线学习的经验，有望为全球的同事们带来帮助。

停课背后仍有烦恼

目前，许多国家虽然出台了停课的相关措施，但并不能保证学生的课业不受影响。德国教育与科学协会理事霍夫曼表示，德国学校的硬件水平参差不齐，许多学校甚至没有无线局域网。此外还缺乏整体的云技术解决方案，各校的教材无法上传共享。对此，德国《世界报》直言不讳地指出：“新冠肺炎疫情暴露了德国学校在数字化建设方面的巨大缺陷。当上海的网络学校为学生提供视频授课并发送在线作业时，我们的学校却没有做好任何准备。”

意大利的情况也很类似。意大利互联网产业并不发达，家长们对线上教育不感兴趣，教育机构、学校和商业公司，鲜有产业化的投入。因此学校停学，孩子在家无法接受教育，几乎等于停课。

事实上，即使线上模式能够取代部分线下教学的作用，但停课对于学习效果的影响是肯定的。韩国首尔某大学讲师表示：“应学校要求，现在全校教授与讲师都在匆忙赶制授课视频。说实话，我认为高质量的教学视频是不太可能的。大部分视频都是PPT资料配上教授的声音旁白。”

并且，由于线上教学涉及的课程很多，增加服务器容量、购买各种教学系统及相机、麦克风设备需要一大笔费用，韩国很多大学无法承担大规模在线授课带来的经济负担，教育部对这些大学放宽了在线授课的标准，这样引发了学生对授课质量下降的担忧。

在美国，线上授课同样引发了部分学生的担忧，部分学生担心远程教学难以完成实验室课程、一些重要的课程若取消是否会影响毕业时间等问题。

停课或许还将加深教育不平等。为此，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称其已经成立了应急小组，为各国提供援助并共同实施主要针